

雄劍

上官云飞 著

上册



上海出版公司

雄劍

上官云飞 著

中册

5

南海出版公司

雄劍

上官云飞 著

下册

5

南海出版公司

I247.5
1573
2:1

雌雄劍

上官云飞 著

070350



女子学院 0052591

南海出版公司

琼新登字01号

雌雄剑（上、中、下册）

作 者 上官云飞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张廷辉

装帧设计 少 羽 胡晓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1.625印张 658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册

ISBN 7—80570—622—0/I·192

定价：22.8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妙贼王戏捕头震怒通州府 美少妇杀酒客喋血四季春	1
第 二 回	叶凌飞探秘花园听琴曲 纪子青寻踪衙门遇鬼魂	23
第 三 回	房玉斟美酒初露当年隐情 老贼抱破靴历数眼前蠢货	45
第 四 回	说三女叶四爷立下规矩 笑二贼新伙计变成肖狐	69
第 五 回	王八携猫郊外追寻柳知府 猴子牵马坟中躲避李耀仙	92
第 六 回	黑衣人纸环镖逞雄杀 醉老六青锋剑仗义救兄	110
第 七 回	潇湘子踞桥头力战素雪客 白衣妇匿松林震散真气功	128
第 八 回	青红侍女静聆月下衷曲 黄袍怪客恶斗云中妖狐	148

第 九 回	借无头尸书生调侃真轻佻 闹四季春葛爷设谜不难猜	169
第 十 回	金伞调绣鞋饶一把折扇 耄翁换老者送几何好诗	193
第 十 一 回	龙云月传三招情痴竟不死 葛三爷审二徒若鸿已失踪	218
第 十 二 回	叶老四遇狐仙改头换面 血无痕斗老道苍剑毒刀	239
第 十 三 回	云居古寺黑衣少妇亮邪书 宏顺镖局黄袍怪客困铁笼	263
第 十 四 回	白衣妇再行凶佛门宝刹 唐无双欲火葬地坤心法	286
第 十 五 回	柳若鸿凄凄偶识石门兰女 唐无双苦参悟武林邪书	307

目 录

第十六回	李达巧施计麻倒众好汉 柳妻暗设谋杀伤夺书人	335
第十七回	别通州诉身世姑娘青明侃 上崂山遇凶险怪侠客暗帮	361
第十八回	遇活鬼指迷津小女送花 窥死尸入棺柳妻殉情	384
第十九回	阴惨惨鬼村住店奸细接头 笑呵呵客房夜战捕头扬威	408
第二十回	金伞铁笛智斗铜锤壮汉 葛三小红力敌泥胎恶僧	429
第二十一回	黄衣人明眼不察假血无痕 朱不老昏头难识真龙鬼海	455
第二十二回	劫波尽兄弟相逢思仇恨 真相白雌雄初试师徒归	480
第二十三回	松林托孤妖妇巧施反间计 酒楼夺子花猫义得九转丹	511

第二十四回	寻遗踪众好汉酒楼乱战 斗贼友葛三爷绝路认亲	535
第二十五回	捕吏设谋莱州衙门探死鬼 渔翁得利红衣菩萨助活猴	562
第二十六回	二老贼进密室子炎露踪 双夫妻上仙岛葛三绝后	583
第二十七回	出海归来伉俪重提当年事 上船离去弟兄再显昔日威	609
第二十八回	二捕头听艳曲冷言冷语 蓑衣客助佳人热血热心	631
第二十九回	狂傲强贼窥伺飞龙断沙剑 娇羞弱女垂青烟雨无心人	655

目 录

第三十回	疯道士拘天神随心所欲 怪少侠战擂主轻松自如	677
第三十一回	杜荣华分主次坐山观虎斗 孤灯斩划阴阳入室送剑归	696
第三十二回	别紫君赴鸿门怒斩镖头 饶童进逢苦舟喜得宝剑	721
第三十三回	机关算尽圣主定出美人计 心思挖空小仙挑起风月情	741
第三十四回	东瀛人处绝境手忙脚乱 柳家子练奇功意乱神迷	768
第三十五回	恶虫劫道设黑店 娇女搭车赴太湖一路惊惶	798
第三十六回	战群雄柳枝断叔侄翻脸 助双侠水怪出兄弟交心	816
第三十七回	叫化子不开眼钟情偷参女 烟雨客难致信疑虑提灯人	841

第三十八回	上崂山寻仙长真人指路 入棋局显神功侠士迷心	865
第三十九回	隔代高人玄机数语方得悟 同龄侠客雌雄二剑始相逢	891
第四十回	现原形妖女绝情上清宫 施故伎贼猫大闹女儿国	920
第四十一回	欲分真假上太行几番放生 为报家仇寻捷径一路杀人	947
第四十二回	情归处几世英豪战魔窟 梦醒时一代天骄殒太行	972

第一回

妙賊王戲捕頭震怒通州府
美少婦殺酒客喋血四季春

出了北京城，一路往東，過永通橋，再趕八里路，就是通州了。進西門，迎面就是鋪天蓋地的茶樓酒肆、客棧商號；花花綠綠的旗號滿天飛舞，花花綠綠的人潮涌來擠去。這裡天天都這麼熱鬧，仿佛天天都在過年。偶爾也有人想想李自成，不過總算離得還遠，且不去理他。再說，天子腳下，還怕什麼？

雖是天子腳下，却也未必太平無事。四季春大酒樓內近來就怪事不斷。這四季春本是西大街上最繁華熱鬧的去處，常光顧這裡的都是名門顯貴，一天到晚薈萃一堂，涌出涌進，蔚為壯觀。就連知州柳大人，公務之暇也常着便服來此小酌几杯。但近來，光顧四季春的酒客們總是抱怨丟東西，不是靴統里的銀子不見了，就是腰帶上的玉佩被人割去了。有個陝西老客，新買了個墨玉鼻烟壺，心愛得不得了，拿出來正在把玩，剛好有個熟人經過，於是陝西人站起來打招呼，隨手把烟壺放在了桌上，等再坐下來時，烟壺已經不見了。陝西人疑心是同桌的酒客偷了去，那酒客當然不承認。三言兩語，倆人就吵了起來，越吵越凶，最

后大打出手。那酒客一时性起，从腰里拔出来一把解腕尖刀，捅进了陕西人的肚子。酒楼里顿时乱成了一团，那酒客一看闯了祸，撒腿就跑，刀子留在了陕西人的肚子里也顾不上拔了。等州衙里的大捕头房玉赶到时，凶手早没了踪影，奇怪的是那把精美的匕首也不见了。第二天，酒楼的伙计却在酒缸底下发现了那把刀，可刀把上镶嵌的珠宝钻翠已荡然无存。这一下，大捕头房玉着实恼火，知州柳大人也大光其火，当场掷下火签，限期破案。通州城八大名捕同时出动，把四季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了个遍，连耗子洞都挑开了，结果连个鬼影也没找见。

有一天，京城名捕徐波因公事从此地路过，听说了这里的怪事，便特意来到四季春想见识见识这位尚未露庐山真面目的贼中之王。徐波大摇大摆进了楼，点了一道名贵的八珍鸡，还特意当众炫耀了一下鼓鼓囊囊的银包。果然，不一会儿，他就感觉到裤脚被人牵动了一下。徐波暗暗冷笑，猛地使出赖以成名的擒拿手，抓向桌下。京师的名捕徐波从来都是百发百中，这次当然不会落空。徐波果然抓住了一只手——可是，奇怪，这只手怎么这么瘦，这么轻，还粘乎乎的？低头一看，京师名捕徐波气得两眼发黑：原来是一只啃得光溜溜的鸡爪子！他急忙掀开盖子，看看自己点的那道八珍鸡：盆里还有半盆鸡汤，泡着另外那只鸡爪子。徐波盖上了盆盖，长长地叹了口气。回到北京后，他马上辞职不干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四季春的生意逐渐冷淡了下来。掌柜的一天三趟地往州衙里跑，轮着请那八大名捕吃饭喝酒，就差烧香磕头了。二捕头袁明武忠厚老实，心肠最软，被

掌柜的拉去吃了两顿酒，再听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了几遍委屈，便答应帮忙。回去向柳大人一禀报，柳大人想了想，说：“也好，若能抓住这个贼，也算除了一害。你们兄弟八个商量商量吧，谁不愿意去，也不要勉强。”袁明武知道，柳大人暗指的是七捕头满天华。此人不知是何来历，进衙门时就带着一副假面具，经常一天换好几副面孔，可谁也看不见他的真面孔。他从来不笑，也很少说话，脾气挺大，连柳大人也对他退让三分，大概也只有柳大人知道他的底细。满天华总是独来独往，很少和其余七位捕头同时行动，因而大家很快也就习惯了他的例外，随他去。

当下，袁明武听了柳大人的暗示，抱拳说道：“属下明白。”

八个人在一起一商量，七捕头满天华果然站起来就走，一句话不说。他今天戴的是一张黄脸汉子的面具，整个面孔活像个癆病鬼，阴沉沉、苦兮兮，让人看着心里直发冷。他头也不回地出去了，大家的气氛反倒松快多了。

“到底去还是不去？”袁明武问。

“既有好酒，为何不去？”六捕头陈醉抱着酒葫芦说着，咕咚又是一口。

五捕头孟英奇一向爱激动，这会儿一下子站了起来：“当然要去。大家都去！为什么不去？他妈的，连这么个毛贼都抓不住，堂堂通州八大名捕岂不是白吃干饭了？”

“说得也是。”八捕头纪子青从角落里发出了一声应和，声音又细又嫩，连坐在他身边的四捕头叶凌飞也没怎么听清。叶凌飞摆弄着自己那把铁骨金伞，眼睛斜瞟着正在吧嗒吧嗒抽旱烟的三捕头葛三，慢条斯理地说：“关于这个毛

贼，我想，三哥多少应该知道一些吧？”

葛三嘴里咬着那杆足有三尺多长的铜杆旱烟袋，翻起眼皮看了看叶凌飞，反问：“老四，你这话什么意思？”

铁骨金伞在手中旋转着，转出一圈圈金波。叶凌飞笑笑说：“没什么意思。该说的都说了，三哥心里明白。”

袁明武赶紧插进来说：“别吵别吵。大家都听大哥的。大哥，你决定吧。”

房玉一直把两臂抱在胸前，冷眼看着其他人东拉西扯，眯着眼睛一言不发。这会儿见袁明武问到他头上了，他才撇了撇嘴角，把头一点，说了声：“走吧。”

七个人易容改扮，混杂在穿梭不断的人流中，零零散散地走进了四季春。与掌柜的一碰眼光，彼此会意。七个人分散在各个角落里，伙计们将好酒好菜流水儿一般送了上来。这是掌柜的特意嘱咐的。七位大爷呢？反正是来者不拒，乐得受用。

将近晌午，酒客渐渐多了起来，来往进出点酒要菜，一片嘈杂。那个神出鬼没的贼王仍未露面，一个个腰包鼓胀的阔佬打着饱嗝起座而去，没见有什么动静。难道是贼王今天歇业盘货了？

纪子青心中好不耐烦，肠胃里早填满了各种珍馐美味，望着那壶陈年花雕，却是一滴也不想沾唇了。可是，还得继续在这里泡下去，只好向伙计要了壶酽茶，慢慢咂着。抬头悄悄溜了一眼，袁明武在他斜对面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耐心。纪子青垂下眼皮，又倒了杯茶。

孟英奇在喝第二壶酒时，就觉察到旁边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他下意识地一扭头，看见邻桌一个黑衣人正在慢

条斯理地自斟自饮。尽管他现在低着头，但孟英奇认定：盯住自己的就是这个人。孟英奇也不动声色地重新转回头，为自己满上了一杯。那双眼睛又抬了起来，盯住了孟英奇，眼锋异常锐利，刺得孟英奇心中一阵惶惑：此人是谁？

忽听门口的伙计一声吆喝：“客来一位——”

房玉一抬头，只见一个面容清秀的书生走了进来，一身青衫，手摇折扇，进来后眯着眼睛将酒楼内上下左右打量个遍，气派十足。房玉忽然觉得他有几分面熟，却一下子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正暗自猜测，只见隔得不远的葛三站了起来，咬着那杆从不离身的三尺旱烟袋，径直向门外走去。当经过那青衫书生的身边时，青衫书生略略侧了下身，让了让路。房玉看见，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

今天惟一开心快活的，是陈醉。掌柜的一心讨好，想喝什么就有什么。陈醉索性开怀畅饮，天塌下来也明天再说。这会儿，他已经醉眼朦胧了。

只有叶凌飞今天滴酒未沾，一壶茶喝了两个时辰，还剩下大半壶。那把铁骨金伞背在背后，他装扮得像个走江湖的郎中。他时而看一眼那个刚进来的青衫书生，时而又扫一眼孟英奇旁边的那个黑衣人。葛三出去时，他犹豫了一下，似乎也想起身。但又想了想，还是没动。

酒楼里杯碟碰撞，人声嘈杂。贼王仍不见踪影。也许他嗅出了味道，看出了今天的埋伏？

房玉从伙计新端上来的一道菜的盘子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是叶凌飞写的：贼王今日绝不会露面了。房玉用手指一捻，纸条已化作粉末。他瞟了一眼远处神色悠然的叶凌飞，心中琢磨：他怎么敢这么肯定？

同一时刻，叶凌飞也收到了一张纸条，笔迹却是今天并未露面的满天华的：黑燕子今日到。叶凌飞心中打了个寒战：黑燕子？哪一个黑燕子？太行山上那个向来以心狠手辣而闻名的冷面杀手黑燕子吗？他来通州做什么？满天华又是如何得知的？叶凌飞并没有抬头去酒楼内寻找满天华的踪影，知道找也找不到。谁也不知道满天华究竟生着怎样一副面孔，更何况他的假面一日三变，天知道他现在又换成了什么样子。也许他就在身边，就在对面。

不，至少对面的决不会是满天华了。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少妇，满头乌发松松地挽了个髻，穿一身粗布衣裙，身边还有一个笨重的包袱。她低垂着头，轻轻拍哄着怀里的婴儿，眉头微皱，面色苍白忧郁，她偶尔也抬头向楼外张望一眼，似乎在等什么人。叶凌飞发现这张脸蛋儿还算漂亮，只是憔悴了些。不管怎么说，这决不是满天华了。

孟英奇距叶凌飞不远，这会儿挤眉弄眼地冲他直做鬼脸。叶凌飞微微一笑，并不在意，知道老五是误会了他盯着这少妇看的原因。其实这会儿盯着这少妇的并不只他一个。叶凌飞注意到，那个进门不久的青衫书生也在一眼不眨地往这边看，甚至对自己大胆的目光丝毫不加掩饰。那少妇一会儿抬头向门外张望，一会儿低头拍拍怀中的婴儿，蛾眉微皱，一脸愁容，根本没注意身边的人。

青衫书生叫住了一个堂倌，递给了他一个黑色小包，说了几句什么，又向那少妇指了指。堂倌点了点头，拿着那黑布包走了过来。

叶凌飞伸手把这堂倌拦住了。堂倌认得这是衙门里的叶四爷，哪还敢多说话？乖乖地把那黑布包递了过去。